

WORLD CLASSIC MASTERPIECES SERIES

名家名译书系

烟



Smoke

[俄] 屠格涅夫 著
陆蠡 译



名家名译书系
WORLD CLASSIC
MASTERPIECES SERIES

烟

[俄] 屠格涅夫/著 陆蠡/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烟 / (俄) 屠格涅夫 著; 陆蠡 译.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387-3851-3

I. ①烟... II. ①屠... ②陆...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68427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选题策划 方伟
责任编辑 刘婷 姜程程
装帧设计 孙俪
排版制作 边永环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烟

[俄] 屠格涅夫 著 陆蠡 译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网址 / www.shidaicn.com

印刷 /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710×1000毫米 1/16 字数 / 158千字 印张 / 11.5

版次 / 2013年9月第1版 印次 /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18.8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出版前言

如果说文艺复兴是“黑暗时代”的中世纪和近代的分水岭，是使欧洲摆脱腐朽的封建宗教束缚，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体系的前奏曲，那么，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则堪称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因为它同样使中国摆脱了腐朽的封建统治束缚，引起了思想和社会变革，是中国建立新社会制度的舆论前提。人文主义哺育的那个时代，巨人辈出。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他们为多种学科作出杰出贡献，是当时的博学家；中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也多少存留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巨人的遗风。本社选辑的这套“名家名译书系”，就是为纪念在这个理性的萌芽时期，在文学、历史、心理学等方面作出卓越贡献的先辈们。

书系的译者大多是清廷派遣生、庚子赔款官费生或通过其他途径在英、法、美、日等国留学深造过的，他们有的是国内外闻名的作家、教授、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思想家、语言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出版家，有的甚至还是著名的考古学家、收藏家、社会活动家、革命家等，这既使他们的翻译充满人文色彩，又使他们的创作闪烁理性光彩，比起其他译本，他们的译本有大量的注释，涉及神话传说、政治、社会风俗、地理、典籍引用等，显示了译者渊博的知识，可以增加读者的见闻和阅读趣味，非常值得一看。

而且，本次出版选辑的书籍，多是外国文学（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文学评论、童话故事等）、历史、心理学名著等最初引进国门时的译本，多是开先河的中文译本，所以在编选的过程中，编者不但选择不同时代、不同国别的名家名著，还注重选择体现不同学科领域的经典译著，具有非常重要的人文阅读、研究和史料价值。

因为历史、社会和文化交流的种种原因，当时的那些民国大家翻译这些世界名著时，正值中国近代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时期，原稿中存在大量民国时期的英译、法译或其他译本转译的人名、书名和地名等，为了更加符合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本书都尽最大努力予以纠正。另外，这套丛书多是民国时期翻译的作品，所以文字叙述多是半白文，标点、编排体例等也不同于现在的阅读习惯，本次出版，在尽量保证原书的原汁原味的同时，也做了大量的修订工作，以使其更契合21世纪读者的阅读口味！

源远流长的世界文化长廊堪称是一个典藏丰富、精彩纷呈的文明与智慧之海。绵延千载的沉淀，逾越百年的积累，筑就了取之不竭、美不胜收的传世名著宝库。有熠熠生辉的思想明珠，也有不朽的传世之作；有刀光剑影的世界战争史实，也有皆大欢喜的民族融合赞歌。为此，“名家名译书系”系列的编选萃取世界文化史绵延数世纪、丰富积淀之宝藏，从古代的希腊、罗马到近代的印度、意大利；从日本文学的起步，到欧美文化的滥觞……沿着时光的隧道，让读者跟随美丽的文字从远古一步步走到今天，尽阅世界各国数千年的文化风貌，勾画出人类文化发展的演进脉络，并从中获得视觉的美感以及精神的愉悦，从而开始一段愉快的读书之旅。

第一章

1862年8月10日下午四点钟，巴登著名的“寒暄厅”前面，群聚着很多人。连日来天气晴和，周围的一切——葱茏的林木、这欢乐的城市的明洁的舍宇和蜿蜒起伏的群山——都在和煦的阳光下，洋溢着喜气；一切好像微笑着，带着悠然自适的迎人欲语的情态；人们的脸上也浮现着同样的描画不出的快乐的笑颜，不论老的、少的、俊的、丑的，都没有两样。就连那些巴黎娼女们的涂满了铅华和脂粉的脸，也没有使这生机勃勃的大千气象减色，她们五颜六色的飘带和羽饰，帽子上和面纱上闪烁着的金黄的钢花般的星点，令人不禁联想起春雨中姹紫嫣红的花朵和翔舞着彩虹般羽翼的群鸟。但是那些从四面八方飘送过来的干涩的、带喉音的法兰西语，可够不上鸟儿的歌声，连比也不能比。

一切如往常那样进行着。天幕底下的乐队，最先奏着《茶花女》^①歌剧里的一支杂曲，接着是施特劳斯^②的华尔兹，继后是一首俄罗斯歌，歌名《告诉她》，是一位热心的乐队长把它谱入管弦乐中的。赌厅里，围绕着绿色的台面，拥挤着总是同样的几张熟悉的面孔，带着同样愚钝的、贪婪的、三分惊呆四分气恼的、完全贪得无厌的表情，他们都赌得入了

① 《茶花女》（迷途者）是意大利三幕歌剧，取材于小仲马之《茶花女》。1853年3月6日在威尼斯凤凰剧院初次上演。——译者注

② 施特劳斯（1825—1899），奥地利作曲家，有“华尔兹之王”之称。作品二百五十余篇，以华尔兹（一种圆舞曲）占多数。——译者注

迷，各人弄成一副尴尬相，就连最贵族气的也免不了。这里坐着我们的老赌客，那位胖胖的服装非常时髦的从坦波夫来的俄罗斯地主，圆睁着眼睛，胸口贴靠在桌边，以莫名其妙的痉挛似的匆促，在收赌注者们高声大喊“什么也不行了”的当儿，也不顾他们的冷笑，用汗湿的手把金路易^①一大堆一大堆地押在轮盘的四角上，这一来，纵使 he 运气顶好，也莫想赢钱了。这样的滥赌可丝毫没有妨碍到他在当天晚上，以无偏颇的激愤，极口奉承科珂公爵的意见。这位科珂公爵是在野党贵族著名领袖之一，有一次，他在巴黎玛蒂尔德公主的客厅里，很自豪地当着皇帝的面说：“夫人，财产私有的原则在俄罗斯是连根动摇了（此句原文为法文）。”靠近“俄罗斯树”，我们亲爱的俄罗斯男同胞们和女同胞们都照着往来的习惯聚集在那里。他们傲岸地、轻慢地、风度翩翩地走拢来，大模大样地、温文尔雅地互相招呼，俨然是当代文化最高层的人物。但是当他们碰面了，坐下来了，他们便完全不知所措，彼此找不着话说。他们只得拿一些可怜无聊的胡扯或者是从一位迂腐不堪的法兰西没落文人口里听来的一些极下流、极平淡的笑话来满足自己。这位法兰西佬曾做过新闻记者，是一个多嘴的小丑角，不成样的小脚板套着一双犹太式的靴子，卑贱相的瘦脸上留了一抹可厌的老鼠须。他把《喧嚣》^②和《提塔玛》^③的老旧文章当中的一些胡诌说给他们——说给这些俄罗斯公爵王孙们听，而他们，这些俄罗斯公爵王孙们，轩然喷出感激的大笑，好像不由得他们不承认异国的诙谐到底是要高明得多，而他们自己是绝对没有本领创造出什么有趣的笑话儿来的。可是这儿的人物几乎都是我们社会的“精华”，“全是上流人物和时尚之镜”。这一位是X伯爵，我们的举世无双的多才多艺者，一个深有音乐天赋的人，他常常煞有介事地坐在钢琴前面，“吟诵”着什么歌曲，但是事实上没有一次不是手指在键盘上瞎摸一通，连两个不同的音符都分

① 金路易，法国古金币，始铸于1641年路易十三在位时，1795年度止。——译者注

② 《喧嚣》是1832年创刊的法国杂志。原为政治评论刊物，后来言论被压制，乃流为漫画讽刺刊物，类皆取笑小市民阶级的。——译者注

③ 《提塔玛》是1840年创办于法国巴黎的漫画讽刺周刊。——译者注

辨不清楚，他唱的词儿，有几分像落魄的吉卜赛人，又有几分像巴黎的理发匠。这一位是迷人的Z男爵，不论在哪一方面，文学、政治、演说、偷牌，都很拿手。这一位，乃是Y亲王，宗教与人民之友，他在酒精专卖的黄金时代，曾用颠茄汁掺“伏特加”^①，冒充上等酒出卖，因此趁机发了一笔财。还有这位威声赫赫的O.O.将军，他曾经镇压过什么乱子，又曾平定过什么案件，但是归根结底仍是一无所长的家伙，他自己不知道该如何安置自己。还有一位非常有趣的大胖子 R.R.，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患了重病的病人和了不起的聪明人，而实际，他健壮得像一头公牛，而笨得像一段木头……这位 R.R.可说是当时硕果仅存的仍然保留着四十年代——《当代英雄》^②的时代和沃罗滕斯卡娅伯爵夫人的时代——纨绔子弟旧风习的唯一人物。他仍旧保持着走路摇摇摆摆的特别步法和装腔作势——这句话简直不能用俄国话表示——以及那种不自然的对动作的讲究，那种打瞌睡似的严肃的表情，那种不苟言笑好像谁冒犯了他似的面色，那种张开大口打哈欠打断别人说话，望望自己的指甲，从鼻孔里哼出冷笑，突然把帽子从脑后扒到眉峰的习惯，如此等等。这儿也有的是政府机关里的官员、外交家，在欧洲负有盛誉的要人，有计谋、有见识的人物，他们以为“金玺诏书”^③是教皇的敕命，以为英国的“贫穷税”是课征在贫民身上的。这儿，还有狂热的，但脸皮却太薄了一点，说话假装正经的茶花女^④的崇拜者，年纪轻轻的花花公子，头发梳得挺讲究，从前额一直到脑后，两边分开，嘴角拖着两绺很漂亮的胡须，身上穿着真正伦敦出品的衣服。这些豪门子弟们，处处难免叫人想起他们和刚才说过的鼎鼎大名的巴黎没落文人一样粗浅庸俗。但是啊，我们的国产好像不大流行，那位S伯爵夫人，著名的“时尚”和“气派”的女裁判员，丫头刁钻点儿的人给她起了个绰号叫作“胡蜂皇后”或者是“带头巾的美杜莎”^⑤。她当巴黎文士不在之

① 伏特加是一种烈性酒。——译者注

② 《当代英雄》是莱蒙托夫的小说。——译者注

③ “金玺诏书”是1356年查理四世所下之敕命，规定皇帝之选举法。——译者注

④ 茶花女是小仲马的小说及剧本《茶花女》中主人公。此处指一般娼妓。——译者注

⑤ 美杜莎是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怪。人看见她，便立即化成石头。——译者注

际，宁愿结交些在当时多如过江之鲫的意大利人、摩尔达维亚人、美利坚招魂术士、乖巧伶俐的外国公使馆的书记官和长相女人气的却一脸小心翼翼的德国人，而不喜欢结交本国人。跟随着伯爵夫人的样的，便有一位芭贝特公主，据说，肖邦^①枕在她的臂膀上断了气（总计说肖邦在她们的臂上断气的女子，在欧洲不下几千）。还有安妮特公主，倘使她那藏在骨子里的粗鲁的乡下洗衣妇气质，不像烂白菜的气味透过名贵的琥珀香似的经常流露出来，她可算是能颠倒一切男子的。再有帕切特公主，她遭逢着这样的不幸：她的丈夫有一个好差使了，忽然，天知道为什么他殴伤了市长，偷了两万卢布公款，携款潜逃。还有一位善笑的公主琪琪，一位爱哭的公主佐佐。她们都把本国人撇在一边，对他们不予理睬。让我们也把她们撇在一边吧，撇开这些美丽的太太小姐们，让我们离开俄罗斯树，离开傍它坐着的穿了华贵却毫无风韵的衣服的仕女们。愿上帝去解救她们，引她们脱离这消损她们的无聊的哀愁吧。

① 肖邦（1810—1849），波兰极有天才之钢琴家，名作有《夜曲》等。——译者注

第二章

离“俄罗斯树”几步远，在韦伯咖啡馆前面的一张桌子旁边，坐着一个清秀的男子，年龄三十左右，中等身材，躯体单薄，皮肤微黑，有着一副器宇轩昂的面孔。他上身向前屈，双手靠压在手杖上坐着，看他那副宁静自然的神气，好像他从来不曾想到有旁人在注意他、留心他似的。他那大而富有表情的棕黄色的眼睛悠然不迫地凝视着周围，偶尔为了避免阳光的逼射，便眯成一条缝，却忽然又定睛察看他身边走过的什么奇装怪服的人物，同时一丝孩子般的微笑轻轻掀动他美丽的口髭、嘴唇和翘起的短下巴。他穿着一件宽大的德国裁制的外衣，灰色的软呢帽把他高广的额角遮住了半截。第一眼看来，他给人的印象便是一个正直诚实、聪明练达、颇有自信的青年，正如世界上许多青年一样。他好像是在久长的工作之后来休息一番，好像要从这展开在他眼前的闹景中寻取一点最纯朴天真的娱乐，因为他的思想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而这思想，也在移动着，在和目前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里。他是一个俄国人，他的名字叫作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利特维诺夫。

我们既然迟早要和他相识，那么把他的并不怎样复杂和有趣的过去借一言数语来叙说一下，也是需要的吧。

他是一个勤勉尽职的平民出身的退职官吏的儿子，一般人必料想他在都市中受教育，却并不然，他是在乡村间培植的。他的母亲是个名门贵胄，皇家女塾的学生。她是一个心地良善的热情的女子，可并不是没有性

格。虽则比她丈夫年纪小二十岁，她却尽可能地把她改造过来，把他从小官僚的生活轨道中拖出来，叫他过着地主的生活，把他的暴戾固执的性格化得柔和，化得优雅。全靠她，他服装开始穿得整洁了，行动举止也彬彬有礼起来；他开始尊敬读书人，看重学问——虽则，不用说，他手里是从不拿起书本的——他丢弃了骂人恶习，多方努力不贬低自己。他终于也做到了走路也走得步履安详，说话也低声和气，并且只限于谈些高尚的题材，这些是费了他不少气力的。“啊！这浑蛋东西真该揍一顿！”有时他心里这样想，但是口头上他却大声说：“是，是，这样……当然……这值得考虑。”利特维诺夫的母亲照着欧洲风习管理家政，她使唤婢仆，不用亲热的“您”，而用复数的“你们”，从来不准任何人在桌上吃得过饱以至于倦怠。至于管理地产的方面呢，那便不是她和她的丈夫力所能及的了，她有一块土地，很久以来便一任荒废。这块土地面积很广，还有各式各样的有用的附属，有森林也有湖沼，湖沼的边沿从前还有一座工厂，是一个热心的可没有经营能力的地主建的，曾经在一个奸刁的商人手里兴旺过一时，而在一个良善的德国经理的监督管理之下完全亏折。利特维诺夫夫人倒很知足，只要不把地产落到别人手里，不欠账，便引为满意了。不幸她缺乏一点儿健康，在她的儿子进莫斯科大学的那一年便因肺病症死了。因为一场风波（读者以后便会知道），利特维诺夫没有修完大学的课程，便跑回乡下的老家，在那儿，不做事，不交游，没有朋友，闲荡了一些时候。多谢当地的乡绅，他们并没有懂得西欧的“在外地主经济制”^①理论的弊害，仅是为了土生土长的信念——“自己的衬衫贴肉”^②，而对利特维诺夫白眼相加，所以他在1855年被征去当兵了，克里米亚之役，他

① 这里指地主终年在外游历，不得不找人代管田地。这种情况弊害很多。第一，土地的租期不长，整理施肥都只顾目前；地主又对土地忽略不加改良，以致土地渐渐瘦瘠，出产减低。第二，经理人只知居间牟利，剥削农民。原来供给地主和佃农两户的粮食，现在却要供给第三户了。——译者注

② 这句话大概是“自己的子女贴心”，他们不肯让自己的儿子去当兵，所以便把利特维诺夫弄去入伍了。——译者注

在腐海^①边上泥屋中驻留了六个月，没见过“联军”半个影子。害了一场伤寒症，险些儿把性命送掉。这之后，他在贵族议院里服务了一段时间，当然不是没有不愉快的经验的。当他回到乡间小住之后，他爱好起耕种来了。他发现母亲的地产在他老耄病弱的父亲的疏忽无力的管理之下，一年中收获不到十分之一的应有的出产，倘若交给有经验有技术的人手中，是可以把它完全变成一个黄金窟的。但是他也发现，他所缺少的正是经验和技巧——于是他跑到外国去学农业和工艺，从初步入门学起。他在梅克伦堡、西里西亚、卡尔斯鲁厄度过了四年多的时日，他游历了比利时和英格兰。他一心一意地用功学习，搜罗各方面的知识，这知识的获得太不容易，但是他始终不懈，克服了困难，而现在，他信任自己，信任他的将来，他相信，他将对乡里邻人有所贡献，也许对整个地方能有所效劳，他预备回家了。因为，他的父亲，为了农奴解放、地产重新分配、农奴赎身，总而言之，为了一切新的制度发愁，被弄得完全莫名其妙，在寄给他的每一封信里都带着绝望的恳请和祈求，要他的儿子赶快回来。但是他为什么滞留在巴登？

他滞留在巴登，因为他一天又一天地盼望他的表妹、他的未婚妻——塔吉亚娜·彼得罗夫娜·舍斯托娃的到来。他在幼小时便和她相识，并且曾在德累斯顿她姑姑家里和她共同度过一个春天和夏天。他对这位年轻女亲眷怀着一种真挚的爱慕和尊敬，在他的乏味的预备工作结束之后，在他准备踏入一个新的境地，开始一种脚踏实地的非官场的事业的当儿，因为她是他所钟爱的女人，又是他的伙伴和朋友，就向她求婚，要求把她的生命和他的连接在一起——同安乐，同忧患，同劳苦，同休息，引用英国人的一句话，就是“for better, for worse”（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她答应了。他须得回卡尔斯鲁厄去，因为他的书物、抄本、行李都留在那儿……但是你还要问：他为什么留在巴登？

① 腐海（Putrid Sea），即锡瓦什湖，在黑海北部的亚速海西岸，湖底有厚厚的淤泥，经常散发腐败的气味，因此得名“腐臭之海”，简称“腐海”。——编者注

他滞留在巴登，因为抚育塔吉亚娜长大的姑妈卡皮托莉娜·马尔科夫娜·舍斯托娃，一位五十五岁未出嫁的老处女，一位心地良善、正直诚实而有点儿孤傲的灵魂，极容易燃起舍己献身的热火的自由主义者，一位意志坚强者——她读过施特劳斯的作品，虽然她把这桩事瞒着自己的侄女——一位民主思想者，贵族政治和上流社会的死对头，可是她，抑不住诱惑，想在比如如巴登这样时髦的地方瞧一瞧贵族的社会……卡皮托莉娜·马尔科夫娜不穿硬裙子，斑白的头发剪成短短的一圈，但是对奢侈和华丽却暗暗地爱好着，拿这些来嘲骂一顿或者表示对它们的轻蔑便是她顶欢喜的消遣。谁能够拒绝这位好老太太，不让她开开心呢？但是利特维诺夫是这样宁静从容，这样地怀着自信凝视着他的周围，因为他的生活是这样清楚地呈现在他的面前，因为他的前程是确定的，因为他以自己的前程为傲，并且以这亲手制造出来的事业而欣然得意。

第三章

“哈！哈！他在这儿！”利特维诺夫突然在耳边听到一阵尖急的声音，一只肥满的手落在他的肩膀上。他抬起头来，发现原来是他寥寥可数的莫斯科旧友中的一个，姓巴姆巴耶夫，一位老好人，一点没有脾气，同时一点也没有用的家伙。他不再是青年了，那软绵绵的鼻子和松弛的颊肉好像放在开水里泡过似的，头发油污蓬乱，身材矮胖。老是没有钱，老是不论在什么事情上面都大惊小怪。罗斯季斯拉夫·巴姆巴耶夫没有目标地、哄哄闹闹地在我们忍辱负重的万物之母的地球表面上，漂泊来去。

“真是他乡遇故知啦！”他又说，瞪着肥得没缝的细眼睛，嘟出两片肥厚的嘴唇，在这上面，几根疏疏落落的染色的胡子生得怪难看的。

“啊，巴登，全天下的人都像蟑螂般地奔集到这儿来了！你是怎样来的，格里沙^①？”

巴姆巴耶夫不论对什么人都用教名^②称呼的。

“我到这里三天了。”

“从哪儿来？”

“你问它干吗？”

“说得真好，问它干吗？但是等一等，等一等，格里沙，也许你没

① 格里沙是格里戈里的昵称。——译者注

② 俄国人的名字可分三部分。第一字是教名，第二字是父称，最后是姓。直称教名是不客气的。——译者注

有留心到刚才谁来到这里啦！古巴廖夫本人来到这里啦！他亲自到这里来！昨天从海德堡来的。你当然知道他吧。”

“我听到过别人说起他。”

“竟没有一面之缘吗？天！立刻，就在这一分钟内我非拉你一道儿去见见他不可。不认识这样的一个人！啊，碰巧……这一位是伏罗希洛夫……且慢，格里沙，恐怕你连他也不认识，我很荣幸替你们彼此介绍。两位都是有学问的人！他是一个奇才，真的！大家抱吻吧！”

说了这话，巴姆巴耶夫向着站在他身边的一位神清气爽、双颊绯红，但是脸相带有几分早熟的假正经的漂亮青年转过身去。利特维诺夫站起来，当然不会和奇才抱吻，只是和他交换了一个简慢的鞠躬。那奇才，瞧他那副生硬笔挺的样子，可知他对于这出乎意料的介绍，并不见得怎样高兴。

“我说他是一个奇才，我并不撤回我的话。”巴姆巴耶夫接着说，“跑到彼得堡军官学校里去看一看那金榜，谁的名字挂在头里？不是谢苗·亚科夫列维奇·伏罗希洛夫还有谁！但是，亲爱的老伙计，我们要飞到古巴廖夫那里去，古巴廖夫，古巴廖夫，我绝对地崇拜这个人！也不单只我一个，任何人，不论贤愚贵贱，都拜倒在他的脚下！啊，他正在执笔中的著作是多么……哦——哦——哦！”

“哪一方面的著作？”利特维诺夫问。

“不论哪方面，我亲爱的孩子，仿巴克尔^①的笔法……只是更深刻，更深刻……在这部著作里面百事都好像解决了，阐明了。”

“你读过这部作品没有？”

“不，我没有读过。这真是一桩传扬不得的秘密，但是从古巴廖夫那儿可以得到一切你所期待的，是的，一切！”巴姆巴耶夫紧握着两手叹了口气。“啊，假使俄罗斯多产生两三个像他那样的天才，啊，我们所见到的将是怎样的另一番面目！天哪！让我告诉你一桩事，格里沙，无论你

① 巴克尔（1821—1862），英国历史学家。——译者注

近来从事于何项事业——我可不知道你大致在干什么事业——无论你有什么信仰——我也不知道你的信仰——从古巴廖夫那儿，总有点什么可以给你指示的。可惜他不在此地久住。时机不可失，我们必得去。去他那儿，去他那儿！”

一个路过的红髻发阔少，低矮的帽冠上饰着一条天蓝色的丝带，回过头来，带着讥嘲的微笑，从眼镜底下朝巴姆巴耶夫盯了一眼，利特维诺夫因此恼了。

“你哇啦哇啦喊什么？”他说，“别人当你在赶猎狗追猎物呢，我晚饭都还没吃哩！”

“这算得什么！我们马上可以到韦伯去……三个人一起……好极了！”他又轻轻地添问了一句，“你有钱替我付账吗？”

“有，有，只是，我不晓得——”

“请你不要多说，你得谢谢我，他一定高兴去的。啊，天哪！”巴姆巴耶夫自己打断了自己的话。“他们在奏《埃尔纳尼》^①最后的一段了。多么美！说来见笑，我是怎样的一个人，一下子就会流泪了。喂，谢苗·亚科夫列维奇，我们一道去吗，哎？”

一直站着没动仍旧装着刚才那副笔挺庄严样子的伏罗希洛夫，会意地垂下眼皮，皱一皱眉头，从牙齿缝里噤嚅地漏出几句话……但是没有拒绝。利特维诺夫想：算了吧，去也无妨，好在我尽有时间。巴姆巴耶夫揽上他的臂。在转身到咖啡馆去之前，他向骑术会俱乐部的著名卖花女郎伊莎贝尔招呼，他想向她买一束花。但是这高贵的卖花女睬也不睬他，真的，凭什么能够引她走近一位不戴手套、穿一件肮脏的斜纹布短上衣、系条花领带、皮鞋后跟都磨平了的在巴黎素未见过的男子呢？于是伏罗希洛夫朝她招呼，她跑过来了，他从她的花篮里拣了一束小小的紫罗兰，投下一枚银币。他想他的豪爽会给她一惊，可是她眼皮眨都不眨，而在他转过头来的时候，她反而轻蔑地噉一噉嘴唇。伏罗希洛夫衣服穿得很时髦，可

① 《埃尔纳尼》是意大利四幕歌剧，取材于雨果的剧本《埃尔纳尼》。——译者注

说是很华贵的，但是在有经验的巴黎姑娘眼里，从他的态度上，从他的举止和走路的姿势上——带着几分受过早期军事训练的痕迹——便立刻可以看出他是缺少真正的、纯正的“式克”^①的。

当我们的朋友们在韦伯的正厅餐室拣了个位置坐下来，点了菜之后，他们便开始谈话了。巴姆巴耶夫谈起古巴廖夫所占的极大的重要性，说得很响亮，很热烈，但是一下子停止说话了，只是喘息着格格作声地咀嚼着。酒，干过一杯又是一杯。伏罗希洛夫吃喝得很少，好像勉强应酬似的。他问起利特维诺夫的工作是什么性质，接着便发表他自己的意见，这些意见，和刚才所问的利特维诺夫的工作性质倒很少关联，是对其他各式各样的问题发的……突然他热情起来了，好像一匹野性发作的奔马，勇敢大胆地，刚毅果决地，把每一个字每一个音节都咬得结结实实，给它一个应有的分量，好像一个有把握的应最后一场考试的见习军官，带着一种急迫的不得体的架势说着。因为没有人去拦阻，他便急切地越说越流利，越说越起劲了，好像在宣读一篇论文或一篇演讲。最近的几位科学界权威的名字——连同他们的生死年月——刚出版的小册子的标题，以及许多名字……从他的舌尖上骤雨般倾泻下来，予他以极大的满足，这在他发光的眼睛中反映出来。伏罗希洛夫好像是鄙视一切古老的、陈旧的东西，只有现代文化的精华，最新近、最高深的科学理论的要点，才值得评断。他提起，虽则有点牛头不对马嘴，一位叫作索尔宾格尔的博士写的关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牢狱生活的书，或者是昨天《亚洲杂志》上刊载的关于《吠陀经》和印度《往世书》的文章（他把 Journal 这个字读成英国音，虽则他对英语确是一点儿也不懂），好像这于他是一种真心的喜悦，一种愉快。利特维诺夫听着、听着，可分辨不出究竟哪一项是他的专长。一会儿他谈到凯尔特民族^②在历史上的地位；一会儿又说到古代世界，讲到埃伊纳石

① “式克”意为时髦，摩登，风雅。——译者注

② 凯尔特民族是欧洲古民族之一，今其后裔散布于爱尔兰、威尔士、苏格兰高原及法国北境。——译者注